大明西域记

第一回

佛朗索瓦

法国南部，夏朗德河河畔。

盛夏季节，地上的长草已经黄焦，空气中的风也被晒干了，一片橡树林中只能听见树叶互相摩擦，几声蝉鸣伴随鸟啼，林中总算不太枯燥。

却是个打猎的好日子。

弓弦一声轻响，一只短箭斜斜插进草里，随后一只野兔从五步之外的树根边快步跑了开去。

“大鼻子，你怎么又抢我的，这次明明是轮到我了！”一个小孩声音喊道。

“轮到你你也射不中，我射的可比你准多了，你们说是不是？”那个被之前小孩称为“大鼻子”的孩子回道。

之前说话的小孩忿忿不平地说：“我每次偷跟你们出来，都轮不上射箭，太没意思了。”

大鼻子道：“咱们在这里打猎，总比跟着一堆碍手碍脚的随从去射死靶子好玩吧。你要觉得没意思，你自己回去算了！”

之前那个孩子嘟囔了几句，不再说话。这五个孩子又往林中深处走去，四个孩子骑着小马，之前那个被抢轮次的孩子却是走路，每个人都拿着小弓，五个孩子隐隐以大鼻子为主。

“大鼻子，你怎么找到这个好地方的？”蓝眼睛的那个小孩问道。

大鼻子哈哈一笑，说道：“我家东门的卫兵偷偷跟我说的，这个卫兵叫……叫什么忘了，总之他人可好了，不仅告诉我这里有片还没有被封出去的树林，咱们出城也是他放出去的。”

“除了梅森，他家不在城里，哈哈！”骑栗色小马的那个小孩这么一说，四个骑马的孩子都笑了起来。

蓝眼睛的那个小孩等大家不笑了，又继续说道：“我们几个不去上课，偷偷跑出来，回去不知道又要挨怎么样的惩罚…”

骑栗色小马的孩子笑道：“皮埃尔，就你胆子最小，反正最后挨打的肯定是梅森，你又怕什么？”

梅森又是嘟哝了几句，却脸色一点也不生气，嘿嘿一笑说：“伊文，你再闹我，我回去可不帮你们挨鞭子了。”

伊文一听这话赶紧陪笑道：“好梅森，我这是夸你呢，你替我们出头，是大英雄，我们都佩服你。”

骑斑点小马的孩子也说：“是啊梅森，你是大英雄，我们才愿意带你玩呢。伊文做的不对，一会儿让你骑会儿他的马，好不好？”

梅森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正要回答，伊文急道：“不干不干，小琥只让我骑。本，你要让他骑，骑你的马就是了，我可不让他骑小琥，再说了，让他骑他也不会。”

大鼻子看梅森脸色难过，停下马靠到梅森旁边对他说：“小琥性子烈，你又不会骑马，伊文怕你为难才不让你骑的。一会儿我们打完猎回来，我让你骑一会儿火蜥蜴。”接着伸手拉住梅森的手，让他摸了一下自己骑的小马的毛皮。

皮埃尔突然小声说道：“嘘！我听到那边有声音，“伸手一指，指向一颗树后，”听动静，可能是一头鹿呢！“

几个孩子脸上都露出喜色，大鼻子，皮埃尔，伊文和本纷纷下马，慢步往那树靠了过去。大鼻子朝自己指了一下，然后手指比划了个一，意思是自己第一个射箭。随后他又给几人编好了顺序和任务，梅森仍是最后一个射箭的。

皮埃尔，伊文和梅森从左边，大鼻子和本从右边缓缓前行，五个孩子眼见要把树后的猎物包围住了，突然树上叶子嗖的一响，一只箭急射了出去。伊文骂道：“本，你又抢放箭，以后不带你来这里玩了。“却听又一声箭响，这次却是从本手里射出来的。四个孩子忙往本看去，顿时吓得魂不附体，只见一只钉头长箭从本眼中插入直穿后脑，本被这一箭钉穿了头，脖子也给扭断了，躺在地上的身体好像抬起了头一样。他手本来架好了弓箭拉了半弦，中了这一箭当场毙命，手一松才把自己搭好的箭射了出去。

几个孩子盯着本的尸体，心中恐惧，四肢几乎比本还僵硬。只听空气中又是一箭破空射出，伊文惨叫一声，肩膀已经被钉在树上。几个孩子来不急再看伊文，用尽平生之力往那几匹小马跑去。伊文痛地大哭，那哭声却更像嚎叫，他见众人逃跑，喊道：“你们快回来救我！你们快回来救我！梅森，你是大英雄，快回来救我！“

梅森顿了一下，还是跟着大鼻子跑远了。大鼻子和皮埃尔翻身上马，立即便向远处驶去。梅森也想学他二人样子上马，向那匹斑点小马背上跳了两次，都没跳上去。第三次再要跳时，那马一声悲嘶，身子一歪压倒在他身上，背上已被插进去了一根箭。梅森见大鼻子和皮埃尔已经跑远，身后伊文惨呼声音也几乎转眼听不到了，挣扎着从死马身下爬起来。他手往地下一撑，觉得什么东西黏黏的，低头看去，见手上身上都是马血。他听得身后一个人踩着草一步步走来，忙闭上眼睛装死。只听脚步声一步步走进，突然声音消失了。他立马睁眼去看：此时一个猎人打扮的男人正站在他面前，盯着他的眼睛中自己的脸庞分明可见。那猎人见他被压得死死的，不再瞧第二眼，飞身跳上那匹栗色的马。那马倒驯顺的很，转眼之间带着那人跑远了。

皮埃尔和大鼻子纵马狂奔了一阵，皮埃尔哭噎道：“我不想死！你…你为什么带我来！送我走！你送我走！” 大鼻子见让他闭嘴，他哭得却更有力气，干脆不再理他。皮埃尔见大鼻子不再睬他，伸手就去抓他马嚼头，同时口中大叫大嚷，仍是要大鼻子送他回去。大鼻子用力把他手推开，他手不松开马具，往旁边使尽一拽，大鼻子的马头直往他的马撞去，两匹马瞬时缠在一起，两人都飞出了好几步远。

大鼻子忍痛站起身来，见两匹马都躺在地上，腿软软搭在地面上，显然那一撞之后，两匹马都撞瘸了。他望着火蜥蜴抽动的马腿，忍不住落下一滴眼泪。却听皮埃尔哭声大作，声音尤比刚才厉害，大鼻子正要狠狠说他几句，远处马蹄声音已渐渐接近。大鼻子四处张望了一下，低身钻进了一片灌木丛中。皮埃尔见他藏了起来，也忙两三步跑过去和他躲在一起，仍抽泣不止。

只听马蹄声愈来愈近，而四下里除了皮埃尔的哭声便再无动静。大鼻子喝了他两句，见他没有罢声的迹象，心下一狠，两只手如钳子一般扼住了皮埃尔喉咙。皮埃尔四肢不住挣扎，拳打脚踢中一大半都打在了灌木枝干上。他面目越来越难看，不过多时，便已不再发声。此时那人骑马已经赶了上来，大鼻子不敢乱动，双手更不敢放开皮埃尔，既怕他再发出动静，又怕自己手一动发出声响。那人见两匹马翻倒在地，咦了一声，从身后掏出一根长枪，一枪一个，把两匹马都宰了。随后张望了一下，随手往一块长草过腰的地上插了几下，见没有动静，继续往旁边插去。大鼻子心道这人投石问路，不用多久自己必然给他找到，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心中惴惴。

那人走一步就戳几下，不多时便走到大鼻子躲的那个灌木前，他顺手一插一提，忽然觉得沉重，面露喜色，把长枪连着枪上的东西提了上来，却是皮埃尔。原来大鼻子掐住皮埃尔喉咙，忽觉皮埃尔猛然一沉，知道那人已经插中皮埃尔，双手顺势一松，让那人把皮埃尔带了上去，希望那人见到尸体便既离去。那人往皮埃尔尸体瞧了一眼，再也不看往身后扔了出去，低声冷笑：“你不用再躲啦，我知道你在这里了。“举枪便要再插，这一下深深插进地里，离大鼻子的脚却只有两公分之遥。他一插不中正欲收枪再插，长枪枪身却给人抓住了。他心下一怔，见大鼻子双手拉着他的枪身，一边就势站起一边道：”你若是要钱，定要留我们的活口来讨赎金。但你出手就杀了本，可见不是为了钱而来。是谁派你来杀我的？“

那猎人见大鼻子小小年纪竟然临危不惧，心下也是佩服他胆识过人，知道他今日逃不出自己手心，道：“是谁我可不能跟你说，我这就把你杀了，省得你再好奇，”长枪一荡，大鼻子双手不得不撤开，他眼中杀机狂露，兴奋之意比刚才几个孩子发现猎物尤胜一筹。

忽见大鼻子一抬手，叫道：“原来是你！你是那个卫兵，你是那个放我出门的卫兵！”往后退了两步，那猎人往前跟了一步，枪尖仍不离开大鼻子，说到：“你居然认出来了？那太好了，你这下可不用做糊涂鬼了，”大鼻子不等他说完，惊叫：“波旁！你是波旁派来的！”

猎人一怔，手臂微颤，枪尖几乎在空气中抖出几个不成招数的枪花，随即恢复平静，道：“当时我主人下命令让我除掉你，我还奇怪你这样一个小孩子怎么会对我主人不利。此时我却才明白他深意。他们说不能让你长大养虎为患，果然不错。你说说，你是怎么知道我来历的，我便让你多活几分钟。”

大鼻子拍了拍身上的灰，道：“你主人要杀我，可为的不是这个。你可知道我怎么认出你主人的？”他见猎人眼睛不断转动，也不提醒，趁机四处旁望。猎人顿了几秒，冷笑道：“你别拖延时间，你再敢问我问题，我直接杀了你。”大鼻子示意他不要着急，道：“现在的路易十二国王从五年前故去的查理八世国王手中继过王位，却不是他的儿子，”猎人只是冷笑，既不说话也不出言询问。大鼻子接着道：“路易国王的父亲的祖父是查理国王的祖父的祖父，查理国王没有生下子嗣便既驾崩，上帝保佑他。根据我们法兰西的继承法，膝下无子，兄由弟及。可他，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他的曾祖父都没有留下活着的男性继承人，只有他曾祖父有一个弟弟有后，这弟弟便是路易国王的爷爷。”

猎人嗯了一声，不置可否道：“小公爵懂得倒是不少。不过查理国王曾祖父这一支主血脉绝嗣，和我主子何干？”

大鼻子道：“从古至今，绝嗣无后的事对大家族可重要的很。就拿近几十年来说，我法兰西的半壁江山被阿勒曼尼国夺去不就是因为那勃艮第公爵没留下一个男丁？我曾听宫中大臣说到，这没有直系继承人的事，比打仗还令王公贵族头疼。是因不巧，如今的路易国王也没有后人。你可知他的第一继承人是谁？”

猎人道：“那是当今的瓦鲁瓦公爵，也就是你了。”

大鼻子点点头：“他的第一继承人是我不错，待你杀了我之后，第一继承人可就不是我们瓦鲁瓦家族的了。瓦鲁瓦一支，查理国王一支是主支，路易国王是旁支，主支绝嗣便由旁支继承。我们瓦鲁瓦是卡佩的旁支，卡佩的主支已经绝嗣多年，我父亲早亡，待我和路易国王一死，我们瓦鲁瓦一支也要绝嗣。”

猎人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接下来改是我主子做国王了？”

大鼻子道：“你主子可打得一手好杰顿，他诛杀血亲，是要下九层地狱的，上帝保佑。唉，只怪我当时只顾着玩，你一个卫兵，说话却是腔正字圆的巴黎腔，如此鹰立鸡群，我竟刚刚才反应过来。”

猎人冷笑道：“我可要多谢你那几个小朋友分了你的神。不然，坏了我主子处心积虑的大计，我在这里苦苦等候，等到路易国王去意大利，你母亲带你回封地，等了几个月才等到的机会可就这样白费了。小公爵，你那几个朋友都下地狱了，你也先路易一步去吧！”说罢长枪朝大鼻子急刺过去。

忽听远处一声破石天惊的巨响，那猎人一惊，手下不停，长枪又往前刺了一段距离。却只听砰砰砰三声，猎人长枪枪头已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击沉，紧接着猎人手腕也中招，长枪掷地。最后一发却是射空了。猎人忍住手腕剧痛，拔出猎刀向大鼻子砍去，忽觉背后凉气袭来，本能般回身一挡，才看见来者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东方面孔少女。那女子手持一把弯刀攻势大开大合，刀法甚是凌厉，转眼之间已经和他拆了十余招。他听得远处传来几句听不懂的话，见敌人越来越多，心道此次怕是难以脱身，只能先杀了那小公爵，报效主人，刷刷连砍两刀逼开了那少女，马上转身回头，忽然腹中剧痛。低头看时，见大鼻子手持长枪，枪尖已经插进了自己肚子里，紧接着后颈又中了一刀，脑中一片空白便既人事不知。

那少女见大鼻子脸色苍白，随时可能哭出来，上前一步正要安慰他，却见大鼻子深呼一口气，拔出枪尖又在那猎人脖子上开了个洞。少女不禁愕然，对大鼻子道：“他已经死透啦，你不必再捅了。”大鼻子仔细查看，见那人确实死去，便扔下长枪对她深鞠一躬道：“多谢姐姐相救之恩，这恶人想要杀我，附近可能还有他的人。此地不宜久留，请姐姐和姐姐的朋友们送我到城中休息。”

少女见大鼻子处乱不惊，很是喜欢，微笑道：“好，你先骑上这恶人的马，我们送你回去。”这时那少女身后又走出三人，大鼻子见三人之中，那白发老者和一青年，都是奇装异服打扮。还有一个是皮肤黝黑的摩尔人，他不知这四人来历，当即按下心中疑虑一一谢过。

大鼻子带四人走到城门口，又见到自己家熟悉的城墙，心中恍如隔世。他想起火蜥蜴被那恶人一枪捅死，又留下一滴眼泪。城门众卫兵见少主从城门外回来，身上斑斑点点都是血，都是吓了一跳。大鼻子向他们点了点头，带那少女在内的四人进了城。

这一路进了城堡均是毫无阻拦，卫士仆役们见了大鼻子纷纷行礼避让。那四人跟着大鼻子进了一间大屋，屋中打扮不是很华贵，不过窗子开的很大，桌子也容得下许多人，显得既明亮又大气。大鼻子拉开四张连着的椅子示意四人坐下，自己坐在另一边，然后拍手示意一位仆人过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那仆人连忙倒退着离去。

大鼻子道：“几位恩人，我今日得蒙诸位相救，实在感激不尽。不知几位恩公如何称呼？“他先向那少女望去，显然是希望她先说几句。

那少女嘻嘻笑道：“我们见那猎人要欺侮你，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你是昂古莱姆的伯爵的儿子吧，我叫法蒂玛，你看得出来，不是你们法兰西人。“

大鼻子道：“我也不必瞒姐姐，我父亲已于几年前去世，我便继承了昂古莱姆的伯爵。我这伯爵是祖传的，可没什么了不起。我看姐姐不比我大几岁，可已经是个决斗高手了。“

法蒂玛得意道：“嘿嘿，我可算不上什么高手。伯爵大人，我师傅才是高手呢，说是世间第一高手也不为过。我比你小几岁的时候才拜在他老人家门下，学了这些东西，才用了五年。“

大鼻子脸上露出羡慕的神情，转而向那被法蒂玛看着的老人道：“不知长者如何称呼？“

法蒂玛道：“我师傅是东洋人士，姓十矢。我们弟子们都称他十矢先生。”

大鼻子忙道：“小子见过十矢先生，十矢先生是东洋人吗？我读书是读到过的，说那东洋有一个桑国，我们的火枪火炮都是桑国发明的。”

十矢先生道：“伯爵大人不必多礼。这书中所记载的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宋国几世纪前就被元国给灭了，那蒙古人的元国百年前也被……被明帝国消灭了。不过这些都是中国的国家，我和我儿子十矢耿是中国东边的日本国人。”

大鼻子道：“原来是日本国人，”他目光转向那个同样奇装异服黑眼的男人说到：“您就是十矢耿，小十矢吧。”他见那老人年纪显然已经不小，法蒂玛比自己大了大概两岁，那个黑人应该十八九岁。却对这个黑发的青年的岁数估计不透。

十矢耿拱手道：“伯爵大人好眼力，在下便是。我才疏学浅，父亲的本事一点都没学会，‘小十矢’这称呼实在当不得。“

法蒂玛笑道：“你要是一点本事都没有，我们可就是糊涂虫了。伯爵大人，今天那个扔石头的那个就是我大师哥，他最喜欢骗人了，我和师弟老是被他骗着练武，每次都被吊起来打。“

大鼻子忙站起身来行礼，道：“原来是十矢英雄救了我。我名叫佛朗索瓦，请几位也不必叫我什么伯爵大人了。“他顿了一下，脸一红说：”说来不好意思，我很是羡慕你们的本事，也想成为你们这样的高手。请问几位能不能在我们这里居住一段时间，教我一些本领？“

他目光转向法蒂玛，法蒂玛躲闪着他的目光道：“这个…你得问我师傅。我们武艺低微，教不了你。”

佛朗索瓦忙向十矢先生望去，脸上满是期待。

十矢先生摇头道：“伯爵大人，我也想收你做徒。不过我们要先送我的徒儿，阿方索·迪·阿维斯去葡萄牙一趟。此次路程遥远，我们来回不易。我们是江湖人士，居无定处，四海为家。伯爵大人不嫌我们卑鄙，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让伯爵大人跟我们一起行走江湖，可让大人吃太多苦了。”他这么说，自然是拒绝了。佛朗索瓦大失所望，突然眼前一亮，道：“阿方索·迪·阿维斯，那是葡萄牙国的三王子了？没想到同是贵族子弟，他却有这福分做先生徒弟。”

那和法蒂玛及十矢父子一同前来的青年道：“公爵大人，我数月之前在海边游赏风景，被巴巴里海盗劫持。被他们关了几个月，幸得师傅搭救性命。先生大义，要送我回国，我苦苦求他，他才答应回国的路上收我为徒。公爵大人您是法国王储，万金之躯；我有两个兄长，大哥更是刚刚婚配，这国王的位置这辈子是和我没关系了，我的家族自也乐得看我不和大哥们争权。我们已经打听好了，今日下午此处有前往里斯本的商船，这船错过了可没有下一班了。”

佛朗索瓦脸上一红。他之前只告诉几人自己是本地的伯爵，自己瓦卢瓦公爵，法兰西王储的身份却一个也没有如实说出，这同是贵族的摩尔人却全捅了出来，让自己好生没趣。他不知如何回话，大厅之中一时气氛有些尴尬。

这是屋内吱呀一声，传来木门被打开的声音，只听一个女人叫道：“我的乖孩子，你可算是回来了，快让妈看看你有没有弄脏……”话说到一半便停了下来。桌边四人都看向那年轻女子，只见她衣着华贵，肤如凝脂，年纪轻轻。十矢耿心道这贵妇人年纪不过与我相仿，怎么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这些法国人真是胡闹。那女人也一脸惊疑的看着四人，眼光转到儿子时，见他浑身是血，又被吓了一大跳，眼睛大大的像是一只受惊的小鹿。她惊道：“儿……儿……儿子，出……出什么事了？“

佛朗索瓦摇摇头道：“我和伊文，本，皮埃尔还有那个梅森去城外玩，中途遇到了劫匪。他们几个都给害死了，这几位大英雄救了我。”他说完这一句话不禁想到：其实那皮埃尔是他亲手杀的，这事自然不能告诉这些人，干脆推到劫匪身上。那劫匪倒不是真的劫匪，不过他是波旁派来的杀手一事也不能对母亲明说，不然她一定要把这事闹大。

那女人脸上惨白，忙向四人行了一礼，道：“多谢几位英雄救了我孩子姓名，”转头又对佛朗索瓦道：“你还不快谢谢恩人？”

佛朗索瓦也不说明自己已经谢过，当下又站起向四人行了一礼，道：“小子佛朗索瓦多谢几位英雄。”心想：现在路易国王在意大利打仗，巴黎远比这里危险。母亲若是带着我去巴黎，多半我们母子路上就被波旁杀了。这四位江湖人士武功很高，如果愿意在这里帮我，我才是绝无危险。可惜那个黑人从中捣鬼，他们多半是不愿意留下的了。他思绪极快，这许多想法只在十矢师徒四人回礼的一瞬间。

果然听得那女人道：“这地方山穷水恶，我们娘俩是不能再待了。我和我儿子明日返回巴黎，不知几位英雄可否送我们进京？”

佛朗索瓦拉了拉母亲的袖子抢道：“妈，我们不去巴黎。“

那女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见儿子不愿回巴黎，也就依了。她又极力邀请十矢师徒四人在此地常驻教教儿子本事。十矢耿把缘由又对那贵妇说了一遍，婉言拒绝了。佛朗索瓦母子请十矢师徒在此地休息一晚，十矢师徒因为要赶船也推辞了。佛朗索瓦知道他们要去葡萄牙，请了仆人拿了一大袋金币让他们当盘缠。十矢耿一再请让，佛朗索瓦便从中取了三十块法郎和三十块葡萄牙里尔，装到两个包里交给了十矢耿，亲自送行到城门口，众人就此分别。

十矢师徒行了半小时，到了昂古莱姆的港口。十矢耿从腰间小包里掏出一个佛朗索瓦给的法郎交给了租船的商家，那拿钱的商人仔细检查了好几遍法郎，看了看十矢耿才确认是真金。他用五根手指轮流撮捏自己的胡子，嘴里念念有词：“你们四个人住四间房，一天是16第纳尔，也就是1索尔又4第纳尔。坐到里斯本大概要10天，那就是十三索尔又4第纳尔，一法郎是二十索尔……” 话间找了十矢耿零钱，四人住了上层甲板的几间房间。

当晚吃过饭，一行人在甲板上练起剑来。阿方索手持长剑正与法蒂玛过招，十矢父子坐在一旁观战。过了十余招，阿方索长剑递出，目标直指法蒂玛的小腹，法蒂玛身子往他剑上撞去，弯刀一闪，刀面已拍中长剑剑身，阿方索手腕巨震长剑几乎脱手，这锦衣剑法中凌厉至极的一招“张仪使楚”也使的歪斜扭捏，再无半分威力。阿方索脸上一红，干脆回手弃招。法蒂玛待他这剑彻底收回了才继续出招，弯刀也是蓄势不发，突然肩头一晃连砍三刀。甲板上几个水手看他们舞刀弄剑看得正是热闹，见了这三刀均是面面相觑，吓了一跳。阿方索双手同时握住剑柄，剑立于胸前，胳臂不动，手腕急翻，只听三声利刃相击的响声，这三刀都被阿方索挡了下来。

法蒂玛赞了一声：“师弟，师傅的‘归来徘徊’你已经学到精妙之处了，”话音未落又出三刀，和刚才使出的三刀劈出的角度，力道，速度完全一样。阿方索也照样使出归来徘徊抵御，又是叮叮叮三声干脆响声，原来这三次兵刃相击之声和上次的三下也是几乎一样，只是第二次与第一次的声音比起来高了一点，第三次比起第二次来说又是高了一点，三下撞击干净清脆，十分悦耳。

但见十矢耿咦了一声，已经听出最后一声撞击和上一次的最后一次撞击比起已经稍有不同。甲板上也忽然传出一个声音，只听那声音道：“错了。”

阿方索往那说话之人一瞥，法蒂玛又是三刀递到。阿方索连忙收回眼光，归来徘徊剑抵住这三记又快且狠的刀法。这一次却是所有人都听了出来，他这三次招架的声音难听之极，也完全不在调上，法蒂玛见阿方索面露羞愧之意，正要说两句鼓励之语，忽然之前出声之人又说到：“全错了。”

阿方索退后一步，突然向那说话之人跃去，长剑猛地往那人胸前一指，气冲冲地说：“你说我全错了，请您赐教，我到底错在哪里了。”言语中却没有一点要请求指点的意思。法蒂玛惊呼一声，众人的眼光都向那人看去。

只见那人正从船舱之中走出，服饰华贵，一身西班牙贵族打扮，但是腰上却别了一把双手巨剑。阿方索心道此人巨剑如此之长，不背在背上反倒挂在腰间，若非左手扶住恐怕得在地上拖出一道印子。再看那人时，见他丝毫没把胸前的利剑当回事，反而脸色面露欣赏之意，只听那人说到：“小伙子，你剑使的不错，可惜拿反了，所以全错了。”阿方索心中一阵奇怪：大家都是这般拿剑，虎口朝向剑锋，你怎得说我拿反了。当即长剑收回舞了一下，说到：“请教阁下高招。“

那人唰地往前迈了一步，之前扶住剑柄的左手一使劲，虎口仍朝向剑柄这端，微一侧身拔出巨剑。只是巨剑实在太长，他这一拔剑便逼得阿方索不得不退后几步。那人反手拔了剑却不翻过手腕握住，双手均反手握住剑柄，双臂抬起斜在头侧，剑尖朝天，比了个起手式道：“正手剑唐特，先教教你怎么正手握剑。“

阿方索四处看了看，见师傅师兄师姐都向自己点头，喝了一声，长剑递出。第一招便是锦衣剑法中的那记‘张仪使楚’。那自称唐特的男子双手小臂猛地向下挥去，这若是正手拿剑，自然是一击平平无奇的下劈，但是唐特反手拿剑，这一下竟成了一招势沉力重的刺击。阿方索的剑不及巨剑长，倘若他这一招继续使出，势必要被活活钉死在地上。阿方索手臂翻转，右足向前一踏，身体下坠变招向那人手腕砍去。那人手持巨剑，不能灵活格架，眼看手腕就要中剑，忽地手上加速，巨剑空气中画了个半圆，下落之势反自全部化为上升之势。阿方索尚未反应过来，只听“铛“的一声，巨剑与长剑向击，长剑随之脱手。

法蒂玛见他两招之际就被那人击败，脸上微微变色。只听那人说道：“你的基本功不错，只是教你的人实在不会剑术，把你这好苗子荒废了。你若愿意拜我为师，学我这正手使剑的诀窍，日后必成大器。”她听人羞辱先生，忍不住说道：“天下的人都是这样使剑，我看你才是反手使剑。你若觉得这样使剑比我们正常人使剑好，为何不去找皇帝和国王们，教他们的军队怎么使剑？我看你这正手剑的外号，也是自己……”

唐特哼了一声，身下一动长剑已向法蒂玛劈去，法蒂玛侧身避过，随即冲上喝道：“我来领教一下你的正手剑，”，唰唰唰三声破空之声，却还是那弹琴似的三刀。唐特见她已经贴到了自己身前，自己长剑在外一时顾不周全自己，伸左手在巨剑身上一扳，同时右手手臂往上急拉，巨剑就好像被他搂住一般竖在了胸前。法蒂玛这三招中第一招从右上往左下劈，第二招却也是从右上往左下劈。两招一刀砍腹， 一刀斩肩，都砍在唐特巨剑之上，待到她第三招从左下往右上反劈之时，唐特忽地足上使尽一踢，这一脚没踢中法蒂玛，却踢到了他自己巨剑的剑身。法蒂玛第三刀砍去，那巨剑的势头却是丝毫不减。法蒂玛三刀使尽，也是一脚向巨剑剑身踢去。

唐特笑道：“你想的倒不错。”手腕横翻，那巨剑直挺挺一剑刺向法蒂玛，法蒂玛才知他这一脚乃是虚招，自己这一脚没踢中，下盘不稳已经是躲避不及。眼见巨剑要把她穿心而过，阿方索大叫一声：“误伤了我师姐！”那巨剑正向前直刺，劲风如雷，又如万马奔腾，可却再也往前刺不进半分。

唐特钉住巨剑，面色如常，道：“我不杀这姑娘。年轻人，你学剑应该不过把月，却已经这般本事，实在是天纵奇才。”说罢收回巨剑，对法蒂玛微一行礼，道：“小姑娘，多有得罪。”回过头对阿方索继续道：“我独创的这门正手剑功夫享誉西班牙，不知多少人想拜我为师，你也见识到了厉害。你这就拜我为师吧。”

却听旁边一个中气十足的声音道：“你倒不如拜我为师。”随后嗖嗖嗖，三声破空之声未绝，而三发暗器已经朝唐特射来。唐特横剑挡驾第一发暗器，第二发，第三发分别打中了他左手虎口与右手手腕。唐特拿剑不定，巨剑落下，插进甲板里，甲板下传来一阵西班牙语的粗鄙言语。那人哈哈大笑，正是十矢耿。唐特击败他师弟师妹两人，一共没用了十招。十矢耿见他奇招百出，一心求稳，出手就是四菩萨式中的一记观音拂杨。这四菩萨式共有四九三十六招，如果敌人一动不动，皈依我佛，便三十六招中的一招也擦不到敌人身上；但倘若敌人稍有动作，那些于人毫发无伤的招式反都变成极为厉害的高招，唐特对这些却如何知道。唐特右手握住左手虎口，冷笑道：“你是这两个小朋友的师傅？你不敢和我剑下过招，却来暗箭伤人，品行低贱，不配教徒弟。”说罢回身进了屋中。

几人面面相觑，当下又练了一会儿剑，各自回房休息了。